

聆听是个美丽的词汇,指集中精力、认真地听,这样可以使听力最大化,听到很多原本听不到的声音,聆听生活,便会听出生活的真谛,让人更加热爱生活。

在阳光明媚的下午,在街边的墙角下,闭上眼睛,静静地聆听,行人匆匆的步伐,很急促,似乎非常忙碌,但是在那忙碌的背后却是对生活的追求,对家庭的责任,你会听出,那匆匆的脚步也是有节奏的,虽然仓促,但很愉悦。远方时不时的鸟鸣,清脆无比,让人心旷神怡,和匆匆的脚步声不同,你会听出闲适和安静,在匆匆的生活中,偶尔享受一份宁静和闲遐,便是对生活最好的调剂了。

在休息日的傍晚,在商场的长凳上坐下,静静地聆听,首先你会听到的是一片嘈杂,非常吵闹,让你有些烦心,但是继续聆听,你就会听到一些独特的声音。一家人逛街,母亲砍价,孩子想吃棉花糖,父亲张罗着提东西,似乎都是一些琐事,但是却是亲情的声音,最纯



粹、最温暖人心的声音。你听到远处似乎有些不和谐的声音,原来是一对男女朋友正在吵架,似乎正在闹分手,你会觉得这是不好的声音,但是细细聆听,你会听出他们彼此在乎,听出他们曾经拥有的感情,人生在世,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美好。

在家中静静地聆听,你会听到很多曾经忽略的声音,挂钟滴答地响着,那是时间的声音,生活其实本身就是时间的流逝,而且无论如何都会流逝,所以开心点比什么都强。过一会你会听到楼上做饭切菜的声音,咚

咚咚,听起来很吵,细细聆听,那声音其实是生活的烟火气,生活的本质是平淡,而平淡就蕴藏在那一日三餐中。再过一会,你听见了门开的声音,原来是爱人回来了,开门的声音很奇特,无法形容,但是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知道门开了,生活就是这样,给你关上一扇窗,也会为你打开一扇门,关键是你是否能聆听到开门的声音。

聆听生活,聆听生活的声音,聆听生活的真谛,有些声音只能用心去聆听,你会听到生活的不同,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美好,所以又何必在意那些噪音呢?



喜欢静静。没有喧嚣,没有吵闹,只有静谧,只有祥和。静静地聆听时针滴答的声音,静静地观察日头西斜的影子,静静地享受岁月迷人的芳香。

喜欢静静地赏花。坐在时光一隅,看着一树一树的花开,满眼都是繁花似锦,心头也泛起层层柔情蜜意。

喜欢静静地听风。风吹过树叶的声音,沙沙沙,沙沙沙,似风儿在弹曲,弹老了光阴,却弹不走一颗颗年轻似火的心。

喜欢静静地望月。如水的月华倾泻下来,大地似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面纱,朦朦胧胧,亦真亦幻。一切仿佛在梦里,在神话里,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。

喜欢静静地读、静静地写、静静地做……

静其实是一种慢生活,慢日子。放慢脚步,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,和心灵来一次真实对话,把灵魂安放在风轻云淡中。

静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恬静,是对简单淳朴生活的推崇与膜拜。即使外面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,内心却岿然不动、恬静安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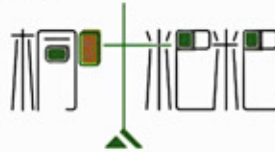
静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感情依附。

我们是深山老林中的两棵花树,同归于喜,同归于悲。你是我的花开,我是你的芬芳。我们默默地凝视,静静地相守,然后一起优雅地、慢慢地,老去。

喜 欢 静 静

文 / 殷 运 良

故 乡 的



文 / 王 晓 阳

我的故乡居于江南一隅。每到中元节前夕,家家户户都要做桐叶粿粿祭奠祖先。母亲常把摘取桐叶的任务交给我。

我家房前屋后有几棵高大的油桐树,树冠如伞,根深叶茂。每到春天,桃花、梨花开尽后,桐花缓缓开出美丽的花朵,白色透红的花瓣,黄色从生的花蕊,一朵朵,一簇簇,迎风绽放,洒下阵阵幽幽的芳香。桐树花落,一颗颗圆润厚实的桐子挂在枝头,在风雨中成长。而那些桐叶则立枝头,宽厚肥大、温润翠绿,展现出光彩夺目的身姿。

我提着一个篮子,抱着桐树攀爬而上,脚踩在摇晃的枝杈间,伸手摘取碧绿厚实的桐叶,一个小时就可以把篮子盛满。然后提到井水浸泡,刷洗干净。

母亲会把隔夜浸泡的糯米、籼米对半混合,洗净、浸泡,目的是为了做出来的粿粿不软不硬,恰到好处。然后用石磨碾压成米汁。这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体力劳动,单调乏味。推磨之前,母亲舀一盆水,用刷子刷洗干净家里那台石磨,再开始推磨。推磨一般由父亲操作,一人推着磨杠,不停地转动石磨,一人负责加米和水。沙沙转动间,白雪般的大米浆液沿着石磨流下,滴落在石磨下面那口大盆中。

父亲娴熟地在灶上架起大柴火,灶膛里毕毕剥剥作响,大锅里的水咕咕噜噜翻滚。母亲把白色米浆均匀摊到碧绿的桐叶上,而后双手轻稳地把整个桐叶对折合上,压实,形成了一个猪腰子似的桐叶粿粿。最后把它码放到蒸笼中,雾气腾腾中,桐叶粿粿由生到熟,散发出诱人的清香。

等粿粿蒸熟了,热气腾腾的,母亲赶快祭祀祖先。她用灰筛把它们端出来,架在两条凳子上,烧了纸钱,祭祀了祖先,才允许我和姐姐吃。母亲这时总会唠叨:“慢点吃,都有,小心烫着!”温软话语中,恰似一阵春风,漾着一种浓浓的母爱。

我迫不及待抓起一个放到碗里,不停地吹冷,剥开桐叶,咬上一口,米的香软甜润和着桐叶的淡淡清香荡漾齿间,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。

为什么要用桐叶包粿粿呢?母亲告诉我,油桐叶有清热消肿、解毒杀虫之效,对肠炎、痢疾、疥癣、漆疮、烫伤等都有很好的疗效。

有时候,母亲早晨起来会把桐叶粿粿深埋在柴灶炙热的柴灰里。不多时,用铁钳从灶眼里夹出来,拍去焦黄的桐叶上的灶灰,剥开桐叶,金黄油亮的桐叶粿粿便裸露在热火的眼神中,还带着油桐叶脉烙印。轻咬一口,外脆里软,异香扑鼻,缠绵齿间。

桐树花开花落,父母两鬓斑白。我蜗居城市,早已不再摘取桐叶,但父母的桐叶粿粿常常在梦中浮现,芬芳着我的心,温暖着我的眼,久久不能忘却。



遥 致 吴 文 玺 君

诗 / 张 建 伟



吴 文 玺

虎豹凶猛,惺惺惜,熊猴同趣,玩着攀折悬崖上花朵的游戏。看似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世界,生命隐隐约约沉沉浮浮的理想,不甘凡俗出入头地登峰造极,刺玫,荆棘,楞石,榆木棍棍直,平心静气,书生意气,嶙峋骨气,就这样阴差阳错结合在了一起。

曾记清江同游,峰峻瑰丽汤汤。相逢于浴,去年冬天,却为了洗个桑拿,从市里回到故里。

大作爱国典型教材我没敢苟附。你戴着一顶鸭舌皮帽赴约,峭拔,含蓄语言,文质彬彬,卓群而立。

我让你解围,扮演猫捉老鼠的游戏,悍妇白骨精吓的魂不附体。

鸟儿终宵,竟有望不及的风景;世界辽阔,亦还把不住的运命。

疲于奔波吧,渺渺茫茫的途程,难得取现的彼此,免不了叹息,还没得再见,就这样与我别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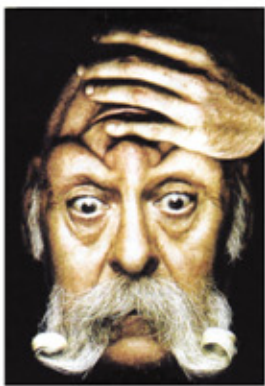
一样天地,天气变化,幻化着不一样的神奇,牛驴温顺倔强,繁复交合,山水花鸟常亦非常。

艳丽无比,仙鹤修得,探索之余,还得保护好自己,灵魂亦可安息。

吴文玺,已故作家。荥阳市高山镇人,河南省、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从事乡村医生、中学教师、国家公务员等工作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,陆续在多个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,文风犀利、耿介、优美、流畅、风趣、清新、淡雅。出版有文集《依是醉棋柳》。

把 画 倒 过 来 看

文 / 李 晓 琦



我有一个朋友,擅长画漫画。一日,他把一张画好的漫画拿给我看,问:“这漫画上的人是哭还是哭?”我拿过来一看,见到的是一个人的头像,一副泪流满面的样子。

“当然是哭。”我说。

“你把画倒过来看,会怎么样呢?”朋友说。

我试着把漫画倒了过来,一看,简直不可思议,

刚才还是泪流满面的脸,一下变得笑容可掬了。

“怎么会这样?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从绘画的角度来看,同一个物体,从不同的角度来看,看到的效果是不同的。”同学说,“所以,在你伤心得要哭的时候,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,倒过来想想,倒过来看看,说不定,会改变你的心境。”

仔细回味同学的话,竟从中悟出了几分哲理来。不是吗?经历失败,遭受挫折,本是令你哭、令你伤心的事。但如果说,每一次成功,都要经历十次失败和挫折,那么你所经受的每一次失败和挫折,不都是在向成功靠近一步吗?这样倒过来一看,失败和挫折不就成了人生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吗?

一个懂得把画倒过来看的人,一定是一个睿智的人,一个懂得把握住人生快乐和幸福的人。



梁 实 秋 程 季 淑

梁实秋71岁时,一场意外夺去了妻子程季淑的生命。“就像一棵树,突然一声霹雳,电火殒毁了半劈的树干,还剩下半株,有枝有叶,还活着,但是生意尽矣。两个人手拉着手走下山,一个突然倒下去,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自继续他的旅程。”悲伤不已的梁实秋,因此写出了《槐园梦忆》。

《槐园梦忆》是梁实秋对逝去时光的深切回忆,书中文字皆源于生活中的一些零零碎碎的琐事,却蕴涵着革故鼎新、发人深省的道理,足以让人看懂看透世事,教人感念至深。

在他眼里,程季淑是一个“轻柔而低缓”的女子,而这正是在他看来“女人最好的优点。”他知道,死是寻常的

举 梦 齐 眉

文 / 程 应 峰

事,但对于妻子的离去,他的悲伤是止不住的。如果眼泪可以用容器度量,他为妻子流下的眼泪,足以装满罗马人用以殉葬的“泪壶”。也许,在别人眼里,时间可以冲淡一切,但在他的世界里,时间反而会过往的生活加固加牢,拔弄得愈发清晰。就这样,他的爱妻程季淑始终如梦如幻地起居于他的生活中。

因为爱妻的离去,他心中惨淡,不但游乐无心,连读书也很勉强。他心中装着程季淑,装得满满当当的,就连妻子戴在指上的戒指的丢失,他也归因于自己让妻子变得瘦削。好在,妻子是深爱他的,她说:“没关系,我们不需要这个。”一个戒指是有限的,而一腔爱意是无限的,这正是有限与无限的转寰轮回。

最清晰的,永远是初爱时的情景。梁实秋和程季淑在一座公园里的四宜轩品茗。这四宜轩是一个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的地方,正在水榭对面,从水榭旁边的土山爬上去,下来再钻进一个乱石堆成的又湿又暗的

山洞,跨过一个小桥,便是。这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,他们躲在四宜轩里,没有一个客人,只有茶房偶然提着开水壶过来,就在这一天,他们喃喃诉说,窃窃私语,彼此袒露了爱的心迹。怪不得梁实秋会在书中强调说:“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个花园里开始的。”原本他和爱妻的美好生活起因于一个类似“伊甸园”的情景。

他自此拥有了一个颇具才情且乐于付出、勤于付出的女人。在凡俗的生活中,她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不愿使任何人难过,充满爱,淡然和坚守。正因如此,她成为梁实秋一生一世用心爱着用情怀念着的女人。

妻子的离去,让他跌落至尘世的梦境,有了举梦齐眉的心思。来到槐园,在妻子墓前,他插好鲜花,灌满清水,然后低声呼唤了几声她的名字,然后再把一两个星期以来所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报告给她,这些,是在他看来她所关切的事。他默立在她的墓旁,心灵不受时空限制,飞跃而出和她的心灵密切地吻合在一起。

在梁实秋笔端,这世上的爱情,不是短暂热烈的激情,而是悠长绵厚的深情,它源于生活一点一滴的汇聚,更得力于岁月年轮一道一道的包裹,所有执子之手、情真意切的点点滴滴,都足以教人动容,也足以让人一生回味。

伊人已去,物是人非,不能举梦齐眉,还可以举梦齐眉,直至终老,如此,也好。